



虎贲万岁



张恨水全集

虎贲万岁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自序

在我提起笔来，写这篇序文的时候，我首先感到一种欣慰。那原因是：第一，我认为不能写完的这部小说，我终于写完了。第二，我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是在重庆南温泉的夏季，白天是逼人的阳光，射进草屋檐下，热气蒸人。晚上是在菜油灯下，蚊子像针管一样，在大腿上吸我的血。于今呢，是在东方大城的北平，又在花柳争妍的季春时节，晚间呢？我桌子上已有电灯了。在这个收复的故都，写完这部书，比在战时首都写完这部书，那是更有意思了。欣慰之处，自然不止这一点，让我能引以为荣的，是我能写着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，这光荣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朋友们给我的，我得首先表示感谢。不然，以我一个从未踏脚到战场的书生，不能写出这部三十万言的战事小说。在这里，我必须交代这部小说的材料是怎样得来的：

是一九四四年的一二月间，在南温泉桃子沟，我的草屋里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。他们全穿着灰布棉军衣，黑黑的面孔，完全是战士丰彩。我愕然于两个大兵光顾，便忙着招待。通过姓名之后，让我肃然起敬，他们乃是

不久以前，死守常德的两位壮士。他们不肯让我写出姓名，就算是甲乙两先生吧。他们说：来此无别事，因为敬惜他们的同胞在常德死得十分壮烈，八千多人，战死百分之九十几。他们这后死者，要把这些壮烈事迹表扬出来。他们是武人，拿惯了枪杆，拿不惯笔杆，要我给他们写一篇小说。我听了，十分感到荣宠，但我婉谢了。我的答复是：“是的，七年来（那时是七年）还没有整个描写战事的小说，这是我们文人的耻辱，对不起国家。我们实在也应该写一点，像常德这种战役，尤其该写。本来我也有这个意思，我们战役可以写的，有上海一战，宝山之役。津浦一战，台儿庄之役。晋北一战，平型关之役。桂南一战，昆仑关之役。湘中三次会战，长沙之役。最近湘西一战，就是常德之役了。这都是我们认为光荣的。尤其是昆仑关长沙和常德，我们终于是把敌人赶跑了。可是我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，我又没到过战场，我无法下笔，大而在战时的阵地进退，小而每个士兵的生活，我全不知道，我怎么能像写《八十一梦》，凭空幻想呢？”但甲乙两先生，坚定的要我写，并答应充量供给材料。我只好答应从长商议，将来再说，这是第一次接洽。

甲先生住在土桥，到南温泉只六公里路。他公余，常到南温泉来洗澡，偶然也到我家里来谈谈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到了是年五月，甲先生又旧事重提，那时，我担任新民报渝社经理。城居日多，乡居日少，我说没有时间写小说。但甲先生说：“我为五十七师阵亡将士请命，张先生不能拒绝。”说后他就捆了两个布包袱材料送到我家。里面有地图，有油印品，有贴报册子，有日记本，有相片本，不下三四十种。他笑说：“这足够你采用的吧？此外，还有我一张口。”我们友谊已很深了。我于公于私，都不能拒绝，只好先看材料，有工夫再写。这是第二次接洽。

到了十一月，我已把经理职辞去，重新乡居。把小说材料，真的抽着看了一部分。这时甲先生和乙先生，就轮流的我来家来闲谈。问我把材料看得怎么样？我说看是看了，有好多地方不懂。他二位就问我哪里不懂？我一说出来，他们就给我作详细的解释。往往一个问题，以解释到两小时。尤其是甲先生口讲指画，在我茅庐里，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。此外，是哪天刮风，哪天下雨，炮是怎样响，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，全给说出来。我为

他的热忱所感动，就决定不再推诿，答应一定写。这和我们认识之时，已有一年了。这是第三次接洽。

一九四五年春季，我本来预备写这部书的。恰好有几部旧作，出版家催我整理，我又耽误下来。到了五月间，才算完毕。四川的天气，是热得很早的。当大太阳在天空中晒着的时候，甲先生手上顶了一把纸伞，身上穿的那件白布衬衫，汗渍透得像水洗了似的，腋下夹着一包常德战事的材料，又光顾到茅庐里来了。我见他这样热心，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写两个字，就在那个日子开始动起笔来。我根据油印品，地图，笔记，照片，逐次翻，逐次写。有不大明白的地方，写个问题记下来，等到甲乙两先生到来，就问清楚了再写。甲乙两先生也就随时看我的原稿，不对的地方，随时予以指正，虽极小的描写也不放过。例如我写天亮的时候，哨兵还问口令，甲先生说：“错了，天亮了，只问哪一个。”又如，我写太阳山一带的风景，写成冬天的萧条现象。乙先生说：“不对，那里松树成林，冬天还是青郁郁的。”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一部书三十多万字，虽是有时写一钩月亮，那都是实在的情形。这是第四次接洽。

我们是这样接洽了一年多，所以这部书的取材，尽可能的保留故事的真实性。作小说不是写历史，为什么这样保留真实性？这就由于甲乙两先生的要求，要把他们五十七师的血渍，多流传一些到民间。我当时曾考虑到这问题，小说就是小说，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，不但自乱其体例，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。我要求甲乙二位找点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。他们始而有难色。后来允许我了，给了我书中程坚忍鲁婉华，王彪黄九妹这几个人的故事。而他们也有一个要求，这罗曼斯以不损害真事为原则。据说，这罗曼斯也是真的，但其人健在，不肯露真姓名，因之，这书内的真实姓名，有点例外，就是涉及罗曼斯的几个角儿姓名，是随便写的。其余却是自师长到伙■，人是真人，事是真事，时间是真时间，地点是真地点。我这书里，没有“想当然耳”之词，一切人的动作，物的描写，全由甲乙两先生口述。我还怕不够，又托甲乙两先生，找了两位在重庆的常德老百姓，曾经历过这次战役的人，来作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。因之我这部书的材料充足，只恨笔拙运用不完，却没有一点捏造的英雄事迹。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，我是根据《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》。因为有些士兵

的动作，颇为相同，写的时候，避免写法雷同，还漏了百分之五六，这是我对于在天之灵抱歉的。因为后来要补人，我把参考书还了甲乙二先生了。关于战事经过，我是根据《五十七师作战概要》的油印品，再加上报纸纪载，私人笔记，可以说没有遗漏。不过驰救常德的援军行动，我没有多写。一来书的体例，不许可跑野马，二来我又没有充分的材料，三来我没有得那些部队许可，我也不敢写。但那战事的主要将领，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，有王耀武、李钰堂、欧震、杨森、王陵基、王缙绪几位将军，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。附告于此。

当我写这本书之初，是不无顾虑的。因为常德一战，虽是过去的事。可是我们还在和敌人打。我又是一个书生，不知道哪些事可以直言无隐，哪些事还当保留？到了我写到十几章左右，我军反攻，已收复桂柳。甲乙两先生，也离开重庆，到湘西去了。（那一战是第四面军的胜利，五十七师又获一次大捷。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，就是原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。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属于第四方面军。）我也失了两位顾问，下笔颇觉困难。所幸不久，日本人就已投降。对日本战事完全过去，我才放开

手来写。我的大意，写一二十万字就够了。不料一放手之后，就收不住。而且参考材料里面的英勇故事，又美不胜收，我也不能丢开哪一分。写到四十章左右，我待船东下，我已搬到重庆城里来住，我是想写完的。但写到六十一章的时候，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，我获得一个机会，可以带家眷坐公路车，经贵阳到湖南衡阳去。于是我把所有的参考材料，托人转送还甲乙两先生。只有他两人私人的日记，轻便易带，我还留着。十二月四日离开重庆，十六日到衡阳，二十四日到汉口。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，才到南京。在南京，我是过路，我是要到北平办新民报的，不能写稿。其间又回了一次安庆探母，一次到上海接洽旧著出版。最后还在南京候飞机半个月，二月十五日我才到北平。到了北平，我身任经理之职，要筹划出新民报北平版，事务烦重，提笔时间很少。但我不愿这部书耽误日子太久，每于夜深无事临睡之前，抽空写千百个字。直到四月十八日晚上，我才写完了最后的一页。在北平也就补写了十九章。这书或因事忙，或因天热，或因小病，或因旅行，停笔的日子，多于提笔的日子，因之三十多万字，我整整写了一年。

写这部书，我由南温泉的草屋里，写到北平东交巷瑞金大楼上，（新民报社址。）由菜油灯下，写到雪亮的电灯下，我自己的变迁，尽管很大。但是把握现实这一点，我决没有动摇。而且我也依然料到，书里一定有不少外行话，还没有被甲乙两先生指出。我诚恳的欢迎武装朋友给我一种指正。

我写小说，向来暴露多于颂扬，这部书却有个例外，暴露之处很少。常德之战，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。但我们知道，这八千人实在也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。一师人守城，战死得只剩八十三人，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，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，流传下去，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，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。

最后我对甲乙两先生，及那几位常德朋友，表示感谢。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材料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张恨水序于北平南庐

第一章 大雷雨的前夜

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，有十万人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这十万人是武陵县的市民，武陵这个名词，差不多念过两页线装书的人，对他不会怎样陌生，陶渊明那篇《桃花源记》，老早就介绍过了。虽然那时的武陵郡治，不是现在的县址，但这个武陵郡变成武陵县，历史上是这样一贯下来的，读者也许为了这原故，高兴翻一翻手边的地图，武陵县在哪里？然而华南各省找不到，华中华北各省也找不到，甚至边省地图里更找不到，莫非编地图的先生把他遗漏了？不是！他这名字有三十多年不用了，他现在承袭了他哥哥的名字，叫常德。他父亲呢？是湖南。原来常德府武陵县，民国纪元前是同城而治的，民国废府，把武陵这个名字收起来，用了常德。这里为什么称常德市民为武陵市民呢？这是我私人的敬仰，愿意恭称他们这一个古号，因为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，他们那座城池的表现，大可以认为是武德的山陵。老虎在武陵上叫啸，字面上也透着威风，你说句武陵虎啸，在方块字的特殊作用平仄方面会念得响亮而上口些。不然，改叫常德虎啸，你不觉得有点儿口上

差劲吗？可是虎啸两字，又作何解，那你别忙，这个故事会告诉你的，这十万市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，也就是为了虎啸。那末，这老虎是特别大了，这啸声可以让十万人听到。不，全中国人听到的，全世界人也听到的。但他不是一只老虎，是八千五百二十九只老虎。你听了会惊讶的说：这样多老虎？好大一个场面，那我还得笑着告诉你，他不真是老虎，是人，所以我用一个他字。他不是平常的人，是国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全体官兵。你也许是个现代第一流的考据家，必然又得问一声，人就是人，五十七师就是五十七师，为什么称他们作老虎？我说：那是人家的另一种番号，五十七师的代字另称虎贲。我怕你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干脆我再告诉你，书经牧誓上，武王有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百人。贲字和奔字同音同义，就是说那武士像老虎奔入羊群一般，所向无敌。说得够明白的了，读者里面纵有考据家，大概可以不问了。然而我一想，慢来！这个啸字没有交代。不过，这个啸字可不是饿汉吃馒头整个一口，就可吞下，却得细细的说，又必须回到十一月十四日的那一天。

这一日，是个冬晴的日子，华中的气候，还相当和暖，

人穿着棉袍子。身上有点热烘烘，四点钟将到，太阳斜到了城市西边。天脚下密结着鱼鳞片的云彩，把太阳遮住了。那鱼鳞缝里透出了金色的阳光，慢慢地镶着金边的大鱼鳞，变成了一团橘色的红霞。敏感的人，觉着这是血光，象征着这个洞庭湖西岸的军事大据点，将有一场大战。冬日天短，夜幕渐渐的在当顶的天空伸张着，那红霞反映出来的晚光，把整个常德城全笼罩在美丽的橘红色里。但这城里的人，走的走了，不走的人忙着在家里收拾细软，钉锁门户，明天十一月十五日，是疏散的最后一天。师部和县政府已再三的贴出布告，城里不留下任何一个人民。所以这是大疏散的倒数第二日，市民准备着在城里吃最后一次的晚餐。有几处人家屋顶烟囱，冒出了几道青烟，青烟上面，有三三五五的归巢乌鸦悄悄的飞过。不知是哪里吹出一阵军号声，立刻让人感到这座城不是凄凉而是严肃。在这严肃的气氛里，一个军服整齐的军官，默然的走过几条无人的街道。他胸前的佩章，第一行横列着虎贲二字，其下注职位姓名，少校参谋程坚忍。他沉重的皮鞋步伐声，走着青石板的路面，卜笃作响，也道出他名字所含的意义。走到一个小一字门楼前，他止住了脚，里面有人迎着笑了出来道：

“妈！坚忍来了。”出来的是个少女，约莫二十上下年纪，长长的个子，皮肤带点黄色，长圆的脸上，配着一双大眼睛，乌黑的头发，在脑后剪了个半月形。在她手腕的健肥上，和双肩的阔度上，表现出她是北方姑娘。她蓝布罩衫上，套了一件紫色的短毛绳衣。程坚忍看到她，点了头笑道：“这个城郊的空袭，将从此加多。婉华你还穿着这鲜明颜色的衣服。”婉华拉住他一只手，走向屋里笑道：“往常你爱看我穿着这件紫色的毛绳衣呀，我为着欢迎你，特意穿起来的。”程坚忍紧紧的握住了她多肉的手，觉得手心握着一团温暖的棉絮，笑道：“婉华，我深深的感谢着你的厚意。”婉华正想答应他这句话，出来一位老太太，她穿着青布棉袍，露出下面解放的双脚，穿着儿童式的棉鞋，在她周身不带一点俗气的态度上，可以知道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老人家。她说话兀自操着纯粹的济南土音，她道：“坚忍，你可来了。婉华盼你一天了，依着俺，今天下午，就该走了，她说，一定要和你见一面，饭菜都预备好了，同来吃饭吧。”坚忍道：“鲁老太太，师部里多忙呀！算师长特别通融，允许给我两小时的假，让我来和二位话别。”婉华笑道：“你多客气呀，不称你们称着二位。”说着话大家走进了堂屋，正中

桌上摆着三副杯筷，点了一盏菜油灯，灯草加了七八根，燃得火焰很大。程坚忍在旁边一张木椅子上坐着，婉华立刻送了一盏茶在他手上。他双手接着茶杯，笑道：“你对我也客气呀！”她挨了他的椅子在方凳上坐了，笑道：“不知道什么原故，我自上一个礼拜起，我对你是特别的挂心。”程坚忍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由朋友的阶段，终于订了婚，彼此是情投意合的。我们都是山东人，怎样会在常德相遇的，不是冥冥中有个人在撮合着吗？可是，从今以后，也许是永别了，教人真不无恋恋啦！”他说着喝下一口茶，表示他这话，说得是很沉着的。婉华立刻摇头道：“不！永别？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，只能暂别罢了，而且很短时间的暂别。”程坚忍很从容的又喝了一口茶，笑道：“那没关系，军人从来无忌讳这个死字。我一当了军人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也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军人，他才有作为。”婉华笑道：“你当然是个有作为的军人，可是更要有那个信心，这回决定是暂时，不是永别。”程坚忍放下茶杯，握住了她的手，笑道：“好的，等这一仗打过去了，我们就结婚过阳历年。”婉华微笑着还没有答言呢，鲁老太一手捧了一只碗出来，左手是腊肉，右手是咸鱼，菜油灯光下兀自看到那鱼肉的冻玉黄

色可爱。老人是听到他们约着结婚那一句的，然而她只当没有听到，将两碗菜从从容容的放在桌上。坚忍笑道：“有这样好的菜，怪不得一定要我来吃饭。”鲁老太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些腊肉咸鱼，要带走也带不动，不吃了它，扔在这里，知道我们回来，还有没有？而且这两天城里也买不到菜了。婉华，屋子里还剩有半瓶酒，拿出来敬坚忍两杯吧。”婉华果真到屋子里拿出一只酒瓶来，向三个杯子里注着，笑道：“我也来陪你一杯，请坐。”她说着就在横头坐下。坚忍在他对面坐着，因道：“上面这个座位留给老太了，她怎么还不来？”婉华道：“她说，我们去后你在城里恐怕吃不到面食，原来是要蒸山东大馒头给你吃，上午忘记了发面，只好下面条儿给你吃。”坚忍道：“老太和你对我的情爱，让我永远忘不了，恐怕……”婉华端起面前的杯子，向他举了一举，笑道：“不说丧气的话，喝酒，恭祝你们虎贲万岁！”坚忍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接受你这杯预祝胜利的酒。”于是二人对饮了一杯。坚忍照着杯子道：“胜利之后，我们就在这堂屋结婚，你看如何？”婉华低头一笑道：“你总没有忘了这件事……”她把这个事字拖得很长，在考虑的半秒钟内，她立刻觉得有点扫了这未婚夫的兴致，接着道：“好的好